

原田
由己
編輯

標箋續文章軌範

三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5

5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三

明 安福 東郭 鄒宇益 批選

北海 漪園 焦 竑 評校

晉江 九我 李廷機 註閱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巳 標箋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梁王或作梁主今從魏策 范臺臺名

梁王魏嬰史作嬰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

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

名義考 譽 聾人多以為無自儀狄人多以

010190603488

為男子不知警腹有
自儀狄女也

噍口劫切足也慙也
易牙齊桓公嬖臣

知味者魏策補注
有汁而乾曰煎乾煎

曰熬肉熬之曰燔近
火曰炙蘇和古文

亦調也字典南威
美人名按曹植與楊

德祖書有南威之美
乃可以論淑媛

強臺臺名
正韻彷徨猶徘徊也

陂澤障也
尊酒器樽本字

蘭臺臺名

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

桓。公。夜。半。不。噍。噍。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蘇。調。

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且。不。覺。飽。而。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

王。登。強。臺。而。望。崩。山。蓋。楚。左。江。而。右。湖。以。臨。仿。徨。其。

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

之。謂。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

吳楚材云稱善相屬
謂稱善不置也

君無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鄒東郭評諫文直銳議論雄偉引證典雅句句著意無一字艱澀亦秦文之最切舉子業者

鮑彪評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

丘氏作措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

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胡思泉評此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即士庶亦宜加慎焉戒之戒之保身保家之本也

茅鹿門評此論字字句句皆有法則讀此等文須下是把握前輩批評著一省過未可少也

歸震川評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

唯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魯共公此論可以為式

許穎陽評魯君之論澆醇典密萬世龜鑑雖以惠王之昏愚猶能稱善相屬

標榜讀人章九節卷三
水手大歲反

1705-5

說音稅謂以言語論久使從也索隱曰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

說難

韓非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車荀卿以書于韓王不見用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於說難云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非字貫下作句凡說難識情

能明吾意之難也同前能分明吾意又非吾敢橫

佚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言橫佚放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

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前者三說並未

者正在於此按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拙堂曰韓非說難文字艱奧前輩多誤讀蓋坐不推文理耳起句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與次句非吾辨之難能云云同句法知字一篇骨子讀為去聲與下文伸其辨知處知則難知當而加疏三知照應前輩多讀如字與第四句知所說

之心之知取照應非也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

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

知也結夫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

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

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渥而語

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

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

方望溪曰極知盡知其事與心之隱也

按論大人謂說彼大人之長也。嫌說彼之長以形已之短。故人主以為間已。韓子原注。間已謂以大人蓋之也。權字屬說士。毀人將以舉已也。故以為鬻權。原注。賣重謂舉細人以形已之重也。資字屬人主所愛之人。論其所愛云云。林西仲曰。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之類。論其所憎云云。西仲云。其素不善之事。如商鞅說秦先以帝王道試之。之類。則不知之知音。智韓子作智下自知。

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解上句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章法句法人之短。乃以為竊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韓子之事情。譏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論其所愛。則以為借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人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者為無知。而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厭其多。順事陳見。屈辱也。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結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

之知同。正義汎濫浮辭也。博文多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又云。草野鄙陋也。西仲云。飾粧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覆也。所醜所羞耻也。多稱美之義。注格敵也。按概節限之義。不必解為格。規字舉。字並屬貴人。拂逆也。

敬而滅其所醜。當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猶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悟言無所擊排。迺後伸。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此句屬下文。言知盡之難。謂得曠日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于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魚水相須。

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于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魚水相須。

標後讀人章九節卷三

西仲曰飾其身謂取富貴以榮華其身也

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相和鹽梅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

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

為庖殷本紀云尹為有莘氏媵百里奚為虜晉世家

百里奚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

能仕之所設也一作能士之所取宋有富人天雨牆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

其財其家甚知其子法句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

欲代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

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

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一引然而甚

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

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

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

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

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

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

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一引故有

矯託也謂詐託上命

欽定四庫全書

說文龍鱗蟲之長

擾馴也 嬰觸也

按燕策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

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章惠伯評

通篇只發一難字獨重一知字首言凡說之難非吾知欲以說之難也凡說之難又非敢放佚惟能明吾意能盡之難也明意與盡俱順知字來君有為名高者為厚利者實厚利而顯名高者說之難也不可不知也身危數段及論大人數段亦見說之難也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數段知說之難而處之也曠日數句知盡之難而思以盡之也尹以庖奚以虜說不易合如此宋人蒙疑言當知親疎也關其思被戮言當

知淺深也彌子瑕獲罪言當知愛憎也以逆鱗作結總見其難處又如飾所敬滅所醜及周澤既渥云云乃為能明吾意乃為能盡乃為能知不嬰人主之逆鱗而難者矣

揚子雲評

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主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呂雅山評

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說難大略可見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起句雄大便合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司馬法仁本篇

字典凱軍勝之樂
左傳隱五年春鬼夏
苗秋猶冬狩皆於農
隙以講事也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
飲至以數軍實云云
杜注蒐索擄取不爭
者猶殺也以殺為名
順秋氣也三年而大
習出曰治兵始治其
事入曰振旅治兵禮
畢整旅而還振整也
旅衆也按周禮夏官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
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
之陳此蓋司馬法所
本固與左氏所言振
旅治兵無異也
怒者逆德也三句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
平天子大凱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
所以示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之夫務戰勝窮武事呂云先提此句作案未有不悔者也此下
是全篇主意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此言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
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
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數句亦

於越語范蠡言又見
尉繚子兵令篇重
畏難也調蓋馴伏
之義史作役靡音
靡靡敝猶凋敝也
甘心言貪嗜之心不
能已也釋名丁壯
也白虎通丁強也
暴蒲卜切晒也在野
曰露
師古曰運載芻藁令
其疾至故曰飛芻也
輓引船車也音晚
又云徐廣云睡在東
萊音維負猶浴也

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
秦皇帝不聽始皇不悔處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
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
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
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
勢不可也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
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起自東腫入瑯
今轉輸至北河計其道路所費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此始皇不及至高

樂毅遺書卷之三
七
天子大凱反

師古曰搏擊也搏入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亡音無

兵法曰孫子作戰篇

單于匈奴酋長号漢書音義單于廣大自稱其廣大象天也程期也課也督教戒也

皇帝定天下此言漢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

如搏景影音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

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照上又使字應前悔字

廼使劉敬往結和親此悔處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

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復即

秦事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

足以償天下之費此應上日費千金句言無益也夫匈奴行盜侵毆

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

畜之不比為人此言四代不伐匈奴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

而下循近世指秦漢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

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

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交上通買利故尉佗章邯得

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呂云始終是借秦為喻比得失

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

熟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為郎中

鄒東郭評此書以悔字立意窮武事而悔者存不悔者亡有闕闕有照應全得孟子文法

唐順之評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林次崖評言匈奴之伐利害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二事足為明鑒文字溫醇醇厚質實愈嚼而

史記南越傳尉佗姓趙氏為南海龍川令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將死召趙佗行南海尉事秦已破滅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王秦紀二世三年章邯圍鉅鹿項羽救之戰數却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周書逸書本注是時云云史記本傳文

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
春秋戰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弔古戰場文

李華

西仲云垠崖際也
縈帶縈繞如帶也
糾紛雜亂自蜀都賦
問辯糾紛 黯不明
負說文深黑也 曠
無光也 挺拔出也
漢書挺身逃太宰氏
云挺左傳作鋌文十
七年傳不德則其鹿
也鋌而走險杜注鋌
疾走自音他頂切按
附注鋌字書作麋鹿
疾走兒 史正義秦
法十里一亭十亭一
鄉亭長主亭之吏
常與嘗通 字典約

浩浩乎平沙無垠音銀 復不見人音復遠 河水縈帶 群山
糾紛 黯兮慘悴 風悲日曠 蓬斷草枯 凜若霜晨 鳥飛
不下 獸挺亡 群亭長告余曰 此古戰場也 常覆三軍
往往鬼哭 天陰則聞 傷心哉 秦歟 漢歟 將近代歟 吾
聞夫齊魏 徭戍荆韓 召募萬里 奔走連年 暴露沙草
晨牧河冰 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 歸路寄身 鋒刃 膺臆
音逼亦也 誰訴秦漢而還 多事四夷 中州耗斁 音無
意不漏也 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 王師文教失宜 武臣用奇
奇

舉前事曰往往 方
言注 幅臆氣滿之也
字典 幅鬱結也 幅臆
同 耗虛也 盡也 斁
敗也 詩大雅 耗斁下
土 戎戎 狄夏 諸夏
按奇猶兵詭道也
之詭與戰以奇勝之
奇不同 王道迂闊
而莫為見 史記孟軻
傳 期門勇士也 西
都賦 期門飲飛 列刃
攢鏃 後漢書 譙玄傳
帝始作期門 數為微
行 注前書武帝微行
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侍詔北地良家子
能騎射者 期之殿門
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
始也 注子重伐吳

兵有異於仁義 王道迂闊而莫為 嗚呼噫嘻 吾想夫
北風振漠 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 期門受戰 野豎旌旗
川迴組練 楚子重伐吳 組甲三百 被練
尊命賤利 鏃也 矢本 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 山川震
眩 聲折江河 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 凜冽海隅 積
雪沒脛 堅冰在鬚 鷲鳥鷹隼 休巢 征馬踟躕 不進之
貌 繒纒無溫 繒帛之粗者 墮指裂膚 當此苦寒 天假
強胡 憑陵殺氣 以相剪屠 徑截輜重 軍裝什物 雜用
橫攻士卒 都尉親降 都尉 軍門之官也 將軍復沒屍
填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 無貴無賤 同為枯骨 可

左傳襄三年疏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按吳都賦誠征夫坐組甲注組甲以黑索連甲也二說與杜注不同姑書備參考眩亂視也凜冽氣寒也隨指見高帝紀天假強胡言胡人得天時也都尉軍門之官吏條侯傳天子將至軍門都尉曰云云

終身夷狄 骨暴沙礫 一正一倒 古文有北法北山移文雖情投於魏關或假步於山崩亦同法 沈沈幽暗貌

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
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
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
沈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
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之良將也
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
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
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
軍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
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殷注朱血色久則殷漢擊匈

推知組說 見下組說 見下組說

羸音竟與門同說文覆也李牧詳史記本傳詩小雅出車篇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傳朔方北方也飲至策勲左傳桓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杜注書勲勞于策言速紀有功也本注偶失考閑亦樂也兩雅釋詁穆穆敬也郭璞云容儀謹敬也詩邶風威儀棣棣傳茶毒苦也殷烏閑切赤黑色也蒼蒼茂貌頰與婦同惰於緣切詩陳風中心守四夷杜法德及遠林西仲云謂天子德及遠方四夷代為之守也韓非子五蠹篇按學士與下文學士

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推無父
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
嬖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情惛惛憂思貌或作媚媚心目寤寐見
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
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
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此一句無限意言
只當守不當戰也

游俠傳序

司馬遷

票發賣人章九龍卷三 水呼大歲反

同非指儒而言言儒與俠各有一弊韓子所以並譏而學士家多稱三家此或有可取者焉也固無可言者言其為世人所稱固不待言也鮮為貶詞者恐非是仲尼弟子傳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家語云隱居衛褐毛布賤者之服疏食麤飯也太史公自序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注云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不軌猶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春秋謂上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

言不循說見前已諾必誠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存亡死生言其身之危存亡死生且不可測也蓋亦有足多者焉按亦字對儒以上儒俠夾寫至此歸重游俠一邊多稱美也窮於井廩見孟子萬章篇負於鼎俎見夏本紀匿於傳險見殷本紀地理志云傳險即商傳說所隱之窟揚升菴云險古巖字尉繚子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夷吾管仲字齊世家鮑叔牙迎管仲及堂阜而脫程

有也此句辭不迫而意獨到太史公曰昔者虜舜窮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提見游俠不可無已下皆說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此即上意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

票後賣人章九危卷三

十一 水興兵前版

措說文械在足曰桎
在手曰桎 百里飯
牛見孟子萬章篇又
詳于次篇 仲尼畏
匡見論語子罕篇菜
色食菜之飢色衛靈
公篇子在陳絕糧孟
子盡心篇君子之厄
於陳蔡之間也云云
苗與災同 何知
仁義云云索隱已音
以嚮音享受也言已
受其利則為有德何
必知仁義也 盜跖
莊躄並古之大盜見
莊子韓子等書 鈞
帶鈞條環也按竊鈞
三句見莊子胠篋篇
莊子仁義存下有則
是非窮仁義聖知邪

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
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
鄉曲之俠予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
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
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
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
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
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
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

一句 孤孤立也
然許也 舊言也 委
命猶言托身也 揚
升菴云延陵吳季札
也 荀子勸學篇順
風而呼聲非加疾也
而聞者彰 扞與干
通犯也 文罔律文
法網西仲云用一時
字便為俠出脫 宗
彊宗族豪彊也 史記
田儋傳儋從弟田榮
榮弟田橫皆豪宗彊
能得人 周亦阿黨
之義 凌與陵通

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
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
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
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
倪正甫評 既說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
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扞
當世之文罔與豪暴
之徒反覆而愈明
凌約言評 雜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
豪曰曷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稱其所以
取游俠者不一而
足可謂婉曲矣

史記商君傳商君者
衛庶孽公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秦封之於
商號為商君

陳寔曰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
謂強反聽內視者反
已視省之謂自勝云
者內有以克乎已私
則天理勝於人偽自

能剛而立也按自
卑卑以自牧之謂謙
讓之義也尚人也
秦本紀注劉伯莊曰
冀猶記事闕即象魏
也五穀大夫即百
里奚詳于孟子萬章
篇及秦本紀殺音古
爾雅釋羊疏黑羊牝
者曰羝腋謂腋下
白毛左右脅之間曰
腋諾諾應聲諤諤
諤直言貌墨與默
同
正義百里奚南陽宛
人屬楚故曰荆注見
後逐客上書篇百
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五羊之皮食牛以
要秦穆公云云見萬

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人得見
趙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
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
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

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
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
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
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
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西漢書讀史九卷之三
十一
子七歲版

章篇
望怨望也
巴國名

由余亦見逐客上書
蓋車蓋也

禮記曲禮鄰有喪春
者不相杵鄭康成曰
相謂送杵聲以音聲
自勸也

商君本傳刑其傅公
子度黥其師公孫賈
駿與峻通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也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
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
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以助杵聲此
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
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
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
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浚於命民之效上也捷

卿大夫亦稱南面見
史記樛里子傳詩
曰鄙風相鼠篇

得人者與二句逸詩
駢脅見左傳僖二
十三年駢音騙與駢
同說文駢并脅也徐
氏曰謂助骨連合為
一也 史記

駢乘法乘車之法尊
者居左御者居中又
一人處車右以備傾
側取三人為名義也
闢許及切又色入
切義同駢也鉞也
旁依也 書曰云云
索隱此是周書之言

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以左道建立威權非所以為
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
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
懼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闢戟者旁車而趨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
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

禮記卷之三十一 檀弓第十 十一

孔子所刪之餘正義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曰十五都商於二縣名收拘收也翹舉也

商君不從四字本傳文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捷言疾足也吳越春秋吳王

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地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言故托云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

足而待商君弗從

鄒東郭評此說敘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關鎖謹嚴秦漢文亦不多得者凡作論可以

唐荆川評陳商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丸弄掌中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孟賁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史記秦武王有

曰慶忌之勇也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卒然急遽自言屬車不敢斥至尊也

難史作害

軫車後橫木中道史記文選作中路三輔黃圖天子行幸所至清道以虞非賞豐茂也盛也丘墟謂原野空曠之地

力士鳥獲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死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謂不意而禽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猶

時有銜楬之變銜馬勒也楬馬口長銜也家語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也猶貪獸之樂而內無存變

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李善云太公金匱曰
明者見兆於未萌智
者避危於無形

垂同睡堂之盡處近
階者不垂堂言自愛
之深不敢近危也史
表盡傳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百金之子不
騎衡

李斯本傳秦宗室大
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事秦者大抵為
其主游間耳請一切
逐客李斯亦在逐中
乃上書曰云云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也或云畏欄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鄒東郭評 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宛轉學者熟玩浚省當自得之

林次崖評 直諫婉諫二者交盡相如之文此其近理

逐客上書

李斯

秦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諸侯人來事秦者皆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之斯乃上書始皇省悟除逐客之令復李斯之官後為丞相

秦本紀由余晉人也
亡入我能晉言云云
遂去降秦

臣聞吏議逐客斯聞秦之官吏竊以為過矣昔者繆

公求士廷齋云不引他國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來降秦

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虞人入秦後亡秦走宛繆公贖歸迎蹇叔於宋繆公贖歸迎蹇叔於宋

五人者客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此五人非秦國所生而繆公能任用

之拜國二十遂霸西戎西戎之霸主孝公用商鞅

客之法孝公用商鞅以移風易俗風俗轉移民以殷盛

人民富實國以富彊富實百姓樂用諸侯親服諸侯歸心于秦獲

楚魏之師得楚魏二國之兵舉地千里開州郡至今治疆惠

王用張儀客之計惠王信張儀拔三川之地張儀攻韓宜陽降三川韓

秦本紀由余晉人也
亡入我能晉言云云
遂去降秦

秦本紀由余晉人也
亡入我能晉言云云
遂去降秦

索隱九夷即屬楚之夷也

施延也

穰侯魏冉昭王母宣太后之異父弟為秦相國太后之同父弟曰羊戎為華陽君昭王聽范雎言免冉相國逐華陽君關外見范雎傳注羊音弭楚姓

新序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

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見前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黎鞬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
太阿良劍名見戰國策荀子織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鼉音駝水蟲陸機云鼉似蜥蜴長大餘其甲如鏡皮堅厚可冒鼓說同悅下同

玉篇駃騠良馬也生七日超其母

國西拜巴蜀張儀西伐蜀北收上郡北取上郡之地南取漢中南取漢中之地漢中包九夷并九夷之地制鄢郢制鄢郢二邑東據成臯成臯之險險要之地割膏腴之壤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初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以游說而散其從使六國皆西向以事秦功施到今強盛之功昭王得范雎客昭王得廢穰侯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華陽君羊戎也秦逐之彊公室杜私門公室杜私情杜私情盤食諸侯如蠶食葉使秦成帝業使秦成帝業帝王之業此四君者繆公孝公惠王昭王皆以客之功如由余百里奚蹇鞅及張儀范雎諸子皆外國之人能立功于秦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逐客而不收納疏士而不用不舉用

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是使國家不得富實

秦室不得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取玉于崑山之岡有隨和之寶求寶于隨垂明月之珠珠取于江南服太阿之劍和之璞

太阿良劍名見戰國策荀子織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乘織離之馬織離良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

樹靈鼉之鼓鼉大魚也皮可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迂齋云與五子不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說又倒說有無限精神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則夜光之珠非秦犀象之器不為玩好

外國之犀象不可以飾朝廷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音決提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良馬

音決提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良馬

索隱下陳猶後列也

李善曰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耳也按索隱解宛字為宛轉之美蓋以下句傳字非地名也又曰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今以下阿縞錦繡二句考之不必解為宛轉之義淮南子修務訓衣阿錫曳齊紵高誘注阿細縠錫細布紵齊所出李善曰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璣於貢切汲瓶也鈺與缶同文選作缶說文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說文箏鼓絃竹身

樂也通典箏秦聲也

樂也通典箏秦聲也
辨音俾股也禮
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王
整曰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文選李善注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按韓子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墨子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故能大
說文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周

采不以為采飾所以飾後宮充下陳杜師官女充斥後宮之列屋者李善曰下

陳下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

之簪宛地之珠傳璣之珥以璣附著于耳環也璣珠之角者阿縞之

衣齊國東阿縣之縞帛為縞錦繡之飾錦綉為緣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隨風俗變化佳冶窈窕趙女趙之美女不立於側也夫擊

甕叩鈺彈箏拊鞀擊水甕扣瓦鈺彈竹器擊鞀而歌呼嗚嗚快耳

者嗚嗚然而歌聳人觀聽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鄭衛亂世之音桑間濮上

亡國之樂韶虞象武者韶虞舜樂象武周樂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

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取其快心意于前娛耳目之視聽而已○若是者何也設問順說反

說又倒一轉不覺重疊只一句應結上文愈覺精神今取人則不然客上說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非秦人者去逐之○迂齋云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

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兼并四海制諸侯之術也

術也此結有無甲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

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煖呂云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

君能容眾乃是地無四方皆王人無異國皆王

時充美四時均調鬼神降福鬼神歆享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資益鄰國去賓客

樂後賈文章九卷三

十八

水野大歲反

謂之黎民一說黑巾
蒙首故曰黔首 索
隱資猶給也 說文
齊持遺也 藉寇兵齋
盜糧蓋古語國策范
睢說昭王引此語寇
作賊荀子亦有此語
詐齋盜糧借賊兵

以業諸侯使與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

足不入秦削迹不入秦國此所謂藉寇兵而齋盜糧者也資

秦願忠者衆此四句總結一篇之意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

資敵國捐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逐客以

鄒東郭評李斯投人主之欲設喻進諫而詞氣精采

樓迂齋評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反覆起伏畧

真西山評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挫有無

唐荆川評觀李斯諫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

之道天性也喻父子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

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

吳王名濞高帝兄劉
仲之子
李善曰史記淳于髡
說鄒忌子曰得全者
全昌失全者全亡
淮南子汜論訓堯無
百戶之郭舜無置錐
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人之衆湯無七里
之分以王諸侯文王
處岐周之間也地方
不過百里而為天子

諫吳王書

枚乘

標卷續文卷九絕卷三

十一

水子

者有王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繆，故言不絕三光之明。按史文帝紀：朕下不能理育群臣，上以累三光之明。父子之道，天性也。見萃經：一縷之任云云。見孔叢子鎮壓也。隊文：選作墜。荀子云：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按脫謂不陷於難也。所欲為謂反計，反掌言易也。見孟子：葛康養生論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妄者。又莊子：上壽百歲中。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其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音：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壽八十下壽六十。人性有畏景云云。本莊子漁父篇：景與影同。呂氏春秋：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炊漢書：作炊，荀子可炊而僵也。注：炊與吹同。史記魏世家：蘇代謂魏王曰：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養由基善射，見周本紀。林西仲云：已上喻已見微知著料。吳王之心無不中也。張銑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則養由未解持弓矢。

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山之罅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自大處

標經讀人章九節卷三 十一 九 水與

彈漢書作單晉灼曰統古縵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縵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李周翰曰言盡極井索用久而刻斷其木也鑽穿器淮南子秦族訓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按石百二十斤徑直捷也李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藥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磨力公切亦磨也底厲文選作砥礪

勤破自見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藥足可搔而絕手可得不當反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十磨龍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十段

章惠伯評此書引喻多引事少意在言外雖逐段看去重重疊疊不必強為聯屬與獄中書同體體多一冒耳

茅鹿門評篇中或長喻或空譬凡十有四五勢若沛江河聯若貫珠壁讀之亦能動人然文體少仄矣

論神怪

谷永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帝善其言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僂人服食不終之藥即不死之藥遣古造字興輕舉登

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影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

上有縣圃縣圃之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

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與山石無極言其長壽

標竿經文章輯卷三

二十一

小異

罔誣也

無福之祠謂淫祠禮記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案遙興輕舉一段言不老不死之術雲笈七籤云形神合道飛升崑崙先天以生後天長存縣圃山名楚辭崑崙縣圃其尻安在甘泉賦注縣

居 圃在崑崙山天帝所

倉與臟通五倉五臟也 正字通手足便右僻左左戾也故非正之術曰左道論

語泰伯篇洋洋盈耳朱注洋洋美盛意

湯盪空曠良 義弘事見史記封禪書

楚懷王云云未詳所出

秦始皇云云見始皇本紀

甘心謂貪嗜之心不能已也

新垣平少翁等事見文帝紀武帝紀及封禪書 武帝紀帝拜藥大為五利將軍以衛長公主妻之

元鼎元封並武帝年號 振與盪同 擊當作擊

初元元帝年號

轅陽楚邑名轅音聊 師古曰三謂三皇五謂五帝按三漢第三世即指文帝時第五世即指武帝時也師古說恐謬新垣

無窮 黃治變化 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 堅冰淖溺 方

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化色五 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

倉之術者 李奇云人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姦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

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

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 周信 欲

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

愈叛楚懷王 楚信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

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 秦信 初拜天下甘

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

海求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 漢信 新垣平

齊人少翁公孫卿藥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 此管到貴

幸作一句言皆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

以仙術得幸也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疊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抗擊 音腕掌後言節中也

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

窮詐得 蒼句 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

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

之隆 有鍵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

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

標 卷之三 十一 水野

平事在文帝十七年
經曰周書洛誥
論語說述而篇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三

二十一 九野氏疏

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也元帝時坐

使家丞上印綬
隨宗學仙免官

鄒東郭評此篇首敘左道蠱惑之幻術次敘歷代偏
信之禍害及覆攻刺崇正關邪務引君子

中道不特文章之工也

胡思泉評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
此以永之學術議論倘能心帝室而不

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三終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四

明 安福 東郭 鄒守益 批選

北海 漪園 焦竑 評校

晉江 九我 李廷機 註閱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巳 標箋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
辭氣斯遠鄙倍矣左
傳襄三十一年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璜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似個論冒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
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
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三

二十一 九野氏疏

佩玉之名說文半壁曰璜

孔子曰述而篇又堯曰篇
詩曰大雅抑篇

書曰周書多方篇

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而詞亦奇，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此君子小人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

簡，疏略也。詩云：周南兔置篇，毛傳：肅敬也。鄭箋：兔置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論語：朱注：顛沛傾覆流離之際，顧命之辭，詳于周書。顧命篇：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正冠結纓，見左傳哀十五年。彌留，見顧命篇。蔡傳：病彌甚而留連。詩曰：邶風谷風篇：言君子之於敬也，無幽無顯，不敢怠慢也。

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見理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此段論及游宴見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

標等編文章軌範卷四

水野氏藏版

周書畢命篇彰善瘅惡樹之風聲申時行曰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大人正已見孟子盡心篇

唐堯云云堯典成湯云云商頌殷武篇及玄鳥篇九域九州也文王云云周書康誥篇區夏謂中國易曰觀卦彖傳辭顯若尊敬貞顯魚容切

宋閔云云見公羊傳莊十二年史記宋世家潘公十年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萬歸宋潘公與南宮萬

獵因博爭行潘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潘公按左傳不載甚局事陳靈云云左傳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左傳文十八年齊閔職郕歌二人弑其君懿公子公云云左傳宣四年鄭子公弑其君靈公案宗閔云云四句押韻詩云小雅小雅明篇朱傳靖與靜同與助也穀稌以猶與也書曰云云案左傳襄二十五年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此杜注逸書蔡仲之命慎

此段論匹夫而及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媠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閔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龜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

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愒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愒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

標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十一

十一

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禮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恒他刀切亦慢也道不偏廢相須而行言禮敬相須而道行於其間也晉惠公見左傳僖十一年文公晉侯重耳肅命見周語却雙言云見左傳成十四年異缺云云見左傳僖三十三年子圍云云見左傳昭元年及十三年案子圍楚令尹後立為靈王遠罷良宵子儀事並見左傳襄二十七年遂章委切大明既醉鶉之艸蟲並詩篇名鶉之

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却驪以傲享徵亡莫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許氏云詞自蒼古遂罷以既醉保祿良宵以鶉之喪家子展以艸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以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鄒東郭評此篇議論精爽詞氣優揚且頗以敬為之秦漢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後學矜式云
許穎陽評敬為書中第一義語可少此等議論且其出入經典摺摭左詞羅網前聞參以獨見

鶉之奔奔篇也案以上八句押韻正字通國屋韻音谷磬折言儀折如磬之背說苑作立則磬折拱則抱鼓阮籍大人賦作立則磬折拱若抱鼓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杜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禴領會結帶結也至篇尾押韻
咨爾舜云云論語堯曰篇又見大禹謨孔安國曰曆天道也朱子論語注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一說曆字只是運字天之曆數謂天命之運數

遂成一篇好文字
茅鹿門評偉長之文不多見得此一篇殊為快然見偉長學識其大處又曰意見卓越議論該博場中得此自當壓卷
周旋二句禮記玉藻文左傳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易繫辭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案立以磬折以下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

票後讀文章範卷四 四 水野氏藏板

不可做假借詞，暨至也。光明而大之意。奕世載德，周語祭公謀父之言。奕累也。戴行也。應天順人易革卦。其揆一焉。見孟子離婁篇。劉氏堯後劉累之胤。見左傳文十三年。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帝系帝堯封於唐為火德。神母夜號云云。言斬蛇事。詳于史高祖紀。揚子法言。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韓詩外傳王者性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李善曰。運世五行更運。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奇法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地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也。特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轉下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

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史高祖紀高祖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注以鹿喻帝位也。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也。李善曰。饑或作瑾。荀悅曰。道瘞謂之瑾。流隸流移賤隸也。擔與僭通通雅。一石為石再石為僭。言人僭之也。信布韓信黥布。梁籍項梁項籍。玉篇。么麼細小。奸文。選。詐未注。爾雅曰。求也。廣雅。駑駘也。今

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漆稅皆梁上短柱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音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標後讀文卷九 五 水子氏藏版

謂馬之下者為駑說
文蹇跛也。疇類也
國策今鬚賢者之疇
也。祭音節爾雅疏
梁上短柱謂斗拱也
稅音拙爾雅注稅侏
儒柱也。篔竹宮受
一斗。易曰鼎卦九
四爻辭正義餗糝也
八珍之膳鼎之實也
陳嬰云云見項羽
紀卒與葬同。王陵
之母云云見史陳丞
相世家。致極也。鄭
玄周禮注致猶會也
張晏曰策書史記
也。晉灼曰至周名春
秋考紀也。吉凶由
人左傳僖十六年
一曰云云見篇首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
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
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
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
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
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
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
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

二曰云云高祖紀為
久隆準而龍顏美須
鬚左股有七十二黑
子三曰云云李善曰
徵應謂下衆瑞也四
曰云云高祖紀仁而
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五曰云云李善曰
高祖任張良以運籌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
當食吐哺云云見
留侯世家 揖酈生
之說見史酈生傳
悟成卒之言謂聽成
卒妻敬之言西都長
安見史劉敬傳 高
四皓之名云云見留
侯世家 初劉媪云
云見高祖紀 王武
云云高祖紀高祖常

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
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
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
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
太畧所以成帝業也若廼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
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雷晦冥有龍蛇之怪及
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 有波
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押音其氣呂后望雲
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准

標後漢書卷九
票後漢書卷九
標後漢書卷九
標後漢書卷九

從王媪武負貫酒醉
臥武負王媪見其上
常有龍怪之高祖每
酤留飲酒讐類倍及
見怪歲竟此兩家常
折券奔責 呂公觀
形云云以下亦見高
祖紀 歷鎮也 漢
書高帝紀元年冬十
月五星聚于東井
淮陰留侯云云見史
淮陰侯傳及留侯世
家 歷歷考之也
味猶貪也左傳文二
十六年楚王此故味
於一來注味猶貪冒
保家之主左傳襄
二十七年趙孟之語
淵然深靜貞
按漢武帝元狩六年

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一
切合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
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以上語其害以為戒英雄誠知覺寤
畏若順也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
可幾為二母之所笑不可幾謂不可庶幾則福祚流
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西○以上語其利以為勸戒
鄒東郭評 此篇因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
段文字中引陵嬰信布絕人覬覦非有極

立皇子闕策命以天
祿永終為永保富貴
之義見史三王世家
包咸論語註正與此
同蓋前漢以來解論
語如此也其以永終
為永絕者昉於宋儒
耳

李九我評 班彪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
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二
公之命輒辭去觀其為驚著王命論叙炎
漢之龍興杜豪奸之虎視非有卓見者不
能范史贊曰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任不急
進貞不違時
斯言得之矣

林次崖評 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
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母之知命真可
以媿奸雄之心末段敘高帝成帝業處更
無餘說此等文字於世道不為無補非苟
蒼作

胡思泉評 班彪此論參以神怪非純於義理者然
其立意主於折奸雄覬幸之志故取焉
機論 馮用之

票後讀文章批卷四 七 水野氏藏版

機者機也此以織具
之機解機字也按上

機字即書所謂虞機
大學所謂其機如此
之機說文主發謂之
機是也下機織具集
韻織具謂之機杼機
以轉軸杼以持緯是
也經緯織綜四字更
以解釋機也之義也
說文綜織絲也機
者微也此再以幾微
之義解機字也乃與
易所謂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書所
謂一日二日萬幾之
幾同說文幾微也是
也百祥百殃本書
伊訓語陰符經天
發殺機龍蛇起陸人
發殺機天地反覆
無極費無極楚之讓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
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
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
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
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
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
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
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
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星宿為之移易地之一發龍
蛇為之起陸論天地人之發機人之一發天地為之

人也見左傳昭二十
七年殄盡也瘁病
也詩大雅邦國殄瘁

反覆變范蠡善用也句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
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

南金金之良者解見
正編

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達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
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

丹朱堯子名
案秦越之疏對兄弟
至親句言疏遠之甚
耳非以由余為越人
也史秦本紀戎王使
由余於秦由余其先
晉人也亡入戎能晉
言又匈奴傳秦穆公
得由余西戎八國服
於秦李斯書西取由
余於戎又東京賦由
余以西戎孤臣而懼

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五疊
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益取聖之機也

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益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
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舍於由余

取霸之機也再申前意翻空倚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
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

於秦李斯書西取由
余於戎又東京賦由
余以西戎孤臣而懼

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

繆公於宮室其非越人也章章矣又按鄒陽獄中書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減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蓋此語所本但越字有虛實之異耳舍猶由也按取時之機不可曰時君故曰明君也字典列子殷湯篇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幻蓋謂木偶善古善字經曰禮禮運語與此小異按天下皆親天下皆子二句解禮運語也災害不生二句見

標等錄少章轉錄卷四
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步步兜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

孝經

作亦為也

鄧侯蕭何也案鄧字有二音王楙野鶴叢書引唐書劉晏傳釋文并引揚巨源寶島姚合諸人詩以証之當作替音其音瑤者

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變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錯落可誦。自是正理。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鄧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只

標等錄少章轉錄卷四
水子大歲版

乃誤也。舉淮陰見史准陰侯傳。取圖籍見蕭相國世家。忌射鄭生二句見淮陰侯傳。按本文田橫疑當作田廣。射克同勝心也。伊此也。感憂也。詩大雅自貽伊戚。雲夢生擒見淮陰侯傳。蹟士革切。易繫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疏謂幽深難見。彘倫攸斃。洪範語。塗泥也。炭火也。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伊尹于湯見殷本紀。二疏辭。見正編第一卷送楊少尹序。無悶與下元吉並易字面。

甘羅云云見後諫論注。秦伯去吳見史吳世家。按去猶往也。傳說是也。見書說命篇。微子是也。見史宋世家。鼃錯云云見史本傳。白起云云見史本傳。許伐鄭也。左傳成四年。虞棄號也。左傳僖二年。泄冶云云。左傳宣九年。子家云云。左傳宣四年。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禮記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疏易繫辭文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易作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注曰。駟案今易無此語。

單用 法 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感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彘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侯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

則元吉秦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鼃錯所以見誅也褒貶相錯愈見精采動人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句法長短不齊之妙語不相時則貽辱泄冶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讐變為腹心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昵親反為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讐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

機筭新編卷四

九

九

易緯有之 九合一匡見論語憲問篇 衛懿好鶴左傳閔二年 老氏云六十五章

為而不有云云見老子二章及二十章按論語衛靈公篇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此意牛曰大宰帝力本于擊壤歌兀兀然不動貞理之深微者曰玄聖人不仁云云老子五章案此二句即為而不有功成不居物付物之意 芻狗草

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哉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林希元云又生個問答作餘波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而享大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

狗祭神之物祭訖則弃之則字做而字看說命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二句本諸此 仲尼云易擊辭傳按知幾其神乎一句此篇所本却出之於最尾與昌黎龍說出雲從龍一句於最尾柳州捕蛇者說置苛政猛於虎句於篇末一樣結法

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也國不用機則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鄒東郭評 此篇雖非唐文之粹然發明機字透徹篇內三十餘機字讀者不覺其煩場屋中得此亦發科之文也 唐荆川評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此作亦有一種奇思可與東野序參看 王鳳洲評 從許多人物翻出來奇奇怪怪繁繁雜雜無非要申明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二句蓋此二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織綜人事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却又贊出茫茫六經數句文之變幻者無過此 李九我評 此篇文字錯綜愈讀而愈可喜中間議論周至處尤令人嘆賞不倦

漢明帝永平七年佛
法始入中國或云秦
始皇漢武帝時中國
已知有佛詳見於通
鑑明帝紀注

按世傳佛生於周昭
王即位二十四年四

本論

六一居士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含下修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
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
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
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
自來真云照前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
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

月八日死於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此言堯舜三代云云
者以佛為夷狄一法
而不專係之釋尊氏
一人也

籍籍記也

征稅也
南畝耕種之處

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言
無患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
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
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此言患所由入真補其闕修
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
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言去患之本真堯舜三代之
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
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
差其征役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
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息而入於邪僻也於

標等經文章卷四 六一居士

周禮注牛羊豕具為一牢

禮記疏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謂之鄉飲酒因飲酒射則謂之鄉射
左傳隱五年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四郊之虞庠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
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
蒐狩之禮有波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
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
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
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
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
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
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
之聰明者而習焉時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

術有序國有學

齊語不見異物而遷

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
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
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
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
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
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
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此具也此段申上王政修
明則佛無由入意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
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
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

井田先廢見商君傳

鼓振動也

王公大人暗指蕭瑀
王縉輩

一不惑者暗指韓退
之輩

揚子文車輶卷四

十三

水野氏藏版

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
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
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
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
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
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
之矣又況王公大人轉收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
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此段申上三代衰
王政缺則佛始入
中國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
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

髓骨中脂也

董生仲舒也仲舒修
孔氏詳漢書本傳

壯狡本集作壯狡壯
形体壯大狡姿容佼
好也二字見禮記月
令篇

揚子文車輶卷四

十四

水野氏藏版

甚也此幾句正是承上起下著力處即前
所云未知其方者乃發下說修本意夫千歲之
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
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
之此一篇
主意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
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竝
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
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一句點
得緊切令八
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益三軍此段亦
是引証然而見佛則拜
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
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

介與介通一個也
眇然微細貞
公羊傳桓元年孔父
可謂義形於色矣

孟子告子篇君子反
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周禮地官大司徒

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
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
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
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
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鄒東郭評 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措詞鍊
句斯工於文者也歐陽子得此法變正文
體從孟子經正上發出許多
議論非有的見者不能也

林次崖評 看來佛教得行于中國果因王道之衰觀
成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
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
胥歲時屬民讀法奇表左道者有禁當是
時佛法何緣得至中國令欲去釋氏而不
行先王之政雖堯舜禹湯復起亦未有能

者歐公之論不為無見視原道人其人火
其書廬其居過之遠矣義理正當自是人
間不可少
之論也

茅鹿門評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經正說來
發揮闡揚許多議論而立言正大陵厲千
古足以齊驅並駕燕東坡曾謂韓如美玉
歐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駿騏合二篇而
觀足明坡公
之巨眼矣

王鳳洲評

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
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窮源探本
之論直與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
實氣虛一喻尤為對症發藥妙手

李九我評

歐公此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怪動人而
藏鋒斂鏗韜光含彩陳是非利害警鑿有
據余酷好歐文間亦模擬其似而庚午鄉
試忝魁京闈場中有評其絕似老歐者乃
知模擬工夫亦微有邯鄲之步
然語臻公之闡與則或未也

莊子秋水篇子獨不
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
能又失其故行矣直
匍匐而歸耳

諫論

蘇老泉

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諷諫二諷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本注孔子曰云云見家語辯正篇玉篇諷譬諭也

隱隱語魏代以來謂之謎說文謎隱語也史記滑稽傳齊威王之時喜隱

易繫辭巽以行權注權及經而合道者也

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
 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骨項襄而楚
 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
 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
 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
 釋此利而誘之也蘓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
 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鄴生以助秦
 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蘓代以土偶
 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
 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
 設彼義坎辯也佞也

魏徵封鄭公
 唐書魏徵傳徵嘗謂
 太宗曰臣願陛下俾
 臣為良臣無俾為忠
 臣帝曰忠良異乎曰
 良臣稷契咎陶也忠
 臣龍逢比干也云云
 良臣身荷美名君都
 顯号子孫傳承流祚
 無疆忠臣已嬰禍誅
 君陷昏惡喪國夷家
 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史楚世家

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
 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
 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
 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
 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
 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
 儀之術也蘓氏之學未
免偏蔽處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
 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
 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隱
 語曰有鳥在於皇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

說苑正諫篇
通雅燬毒音勞露

戰國策趙策

秦策

史陳餘傳

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
 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秦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
 毒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
 悖之行不自知也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
 戮諫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言已矣乃
 解衣伏質王下堂手接之迎太后歸○秦攻趙趙求
 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可左師
 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
 悲其遠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
 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
 且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故以為愛不若
 燕后太后曰諾○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
 肯行甘羅見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不如甘羅
 曰應侯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不如甘羅曰應
 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于杜郵
 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
 矣張唐乃行○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囚之欲與分
 趙地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往說燕

史仲尼弟子傳

史楚世家

趙策

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
 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此
 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矣乃歸趙王○田常作亂移兵欲伐魯子貢往說
 田常曰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忽然作色子貢曰
 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
 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而徒戰勝以
 驕主破國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
 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攻
 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常曰善○楚欲
 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
 里名為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猶有欲攻
 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
 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今子
 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
 楚乃止○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連
 往見衍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
 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

標箋續文粹卷四

十一

水牙氏歲版

史荆燕世家

史朱建傳

漢書鄒陽傳

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又使女子嬖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再拜曰乃今知先

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呂后時齊人四生游之資以畫于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

重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大臣以聞

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乃風大臣請封劉澤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瑯琊王○辟陽侯

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于惠帝帝欲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往見平原君朱建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閔籍孺說之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護欲殺之今日誅侯且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出辟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倍矣籍孺從其計果出辟陽侯于獄○梁王以殺袁盎帝使人責王之王始謀反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于上者陽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愠切齒側目

韓策

秦策

史酈生傳

楚策

於貴臣長君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

淺德長君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乃入言之帝怒解○燕秦說韓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

竊為大王羞之王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范雎見秦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王聞之遂延迎謝雎屏左右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酈生謁沛公公方倨林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求見孟嘗君將入秦燕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於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

漢書蒯通傳

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隱居不仕蒯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以求仕也願使人禮之相國皆以為上賓

鄒東郭評

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熟此妙訣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姜鳳阿評

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亦不免於縱橫之病然亦是一說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禮記表記篇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

揚子法言孝至篇有入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影響見大禹謨

史公孫弘傳弘為布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子路之縕袍論子路空篇陳仲子之螯李孟子

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上說人難知此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螯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

滕文公篇 顏淵之
簞瓢論語亦篇

左傳僖二十五年
後漢書

韓非子

莊子列御寇篇故君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
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
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
以財而觀其仁告之
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尤微
至不肖人得矣

標等類文章輯覽卷四

人有言曰放廢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申上與仁
同過作收

掉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
泰怪而問之對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
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
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西巴弗忍而縱之孟孫歸
求麇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不忍而放之孟孫
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于君
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
人乎可
以托國

鄒東郭評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蹈襲一字
當與九徵並看較是勁拔文字

孔子從先進論蘇東坡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論冒始進
頭

古之人云云伏下文
鞅之懷詐一段

逆豫度也

伊尹云云孟子萬章
篇

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

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

者也三欲字發明破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
題字眼是論承

淡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

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以下
論腹

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

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

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

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銘
要錄

尹負鼎以于湯謂負鼎魚之才于湯也說
者遂指為以滋味說湯乃是借聖以自文耳管仲見

墨與縲同囚繫也

檀弓卷四

二十一

檀弓卷四

桓公於縲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
 管仲度桓公足以霸詞雄壯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
 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志明也如此
 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鞅見孝公言事良久孝公睡弗聽鞅曰吾說
說以帝道不悟矣後復見公未中言而罷鞅曰吾說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又見公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於席也鞅曰吾以彊國進君大悅之耳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
 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刺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

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到此孔子從先進意方說出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

檀弓卷四

二十一

檀弓卷四

滕文公篇

易輕易也

按要猶要察因情之要謂察實也

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
 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說得而孟子
 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
 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
 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
 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
 矣我且為是尾論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
 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
 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

公孫丑篇

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折其進也無所不至惟
 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折轉
 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
 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鄒東郭評 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科試程
 論學者只熟讀此篇取青紫如拾芥耳

羅景綸評 莊子之文以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
 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從先進論文字

橫說豎說唯意所至後辯痛快無
 復滯碍斯為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葉水心評 此文架虛行危縱橫
 變幻真得蒙莊之趣

姜鳳阿評 此論雖與朱註不合
 然其理各有攸當

李九我評 此文若黃鍾太呂
 不作錚錚細響

屈到楚卿，屈蕩子，夕也。屈建，屈到子，子木也。芟音妓。祥，大祥之祭。禮記：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疏：大祥，二十五日。禮記：祭義篇，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语，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丁寧，屬付敦復也。穀梁傳：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

屈到嗜芟也。有疾，召其宗老。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言，

夫人之手，以齊終也。范甯曰：齊，潔也。禮記：喪大記，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春秋成十八年，公薨於路寢，左傳曰：公薨於路寢，言道也。杜注：在路寢，得君薨之道。禮記：正義，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結冠纓，子路事見前。啓手足，曾子禮記：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捨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曾子有疾，云云。泰伯篇：孟僖子卒，云云。見左傳。

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屈氏，八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法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頓挫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

昭七年威公即桓
公見正編第三卷管
仲論評勸去三賢
見韓子難篇三賢謂
豎刁易牙開方曾
皙皆羊棗孟子盡心
篇羊棗亦曰羊矢棗
實小黑而圓父沒
而云云見禮記玉藻
篇

禮記注革急也息猶
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按尸子紂棄黎老之
言用姑息之語注姑
婦女也息小兒也
中行偃死見左傳襄
十九年舍以玉寶
口也又作玲哈

所有如誓辭有如此
河言心之明白如河
水也

字典疾美嗜為病也
注左傳襄二十三年
案下藥石左傳作惡
石

應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

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
父之書母死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
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
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
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箒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
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箒於病革之
中革音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荀偃視不可舍
口噤不范宣子盥而撫之撫其屍曰事吳敢不如事
可受舍

主大夫稱主言我事苟吳敢猶視不合于心戀懷子

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功故懷子指
河為誓必乃暝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
欲伐齊

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
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

多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由是
觀之收拾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
為藥石也哉

鄒東郭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疊不
惟說出子木心事而人子追思其親之禮
庶盡之矣

姜鳳阿評

屈建去姜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條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之道而後世有詬予者無憾焉是固不恤坡公之議也而坡公論之極精當如是觀送文暢序則韓極詆柳觀論史書則柳極詆韓今觀續楚語則蘓又極詆柳此正文人詞鋒競長之際學者尤當於此潛心焉

胡思泉評

屈建亦忍人哉到嗜姜無害于義祭而存之不忘本也曷忍去之哉況屈到不以姜而遂廢其羊屈建當以禮而兼致其情何忍心若是耶柳子非之宜矣蘓子謂其有大不忍者果信然耶

酷吏傳序

司馬遷

孔子曰論語為政篇
老氏稱三十八章法
令滋章盜賊多有二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句五十七章

昔天下之網指秦之法
振救也林西仲曰上
下指官民相道謂民
巧避法律官巧避責
成不振謂姦偽不可
救止也又云溺猶
俗言掙不出也又
云猶人句引証勝任
愉快原非難事下
士云云老子四十一
章西仲云引証道德
溺職之說必下士之
言觚方也雕與彫
珣同文飾也師古曰
破觚二句謂去嚴刑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正其極也上下相
遁遁避也吏避於君民避于吏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
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反言道德
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
士聞道大笑之此道德經之語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
姦黎民人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高后
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

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網漏應上網密句。烝烝進貞見前。刻轢刻剝。陵轢也。

氣之帥見孟子公孫丑篇。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注樞機制動之主。疏樞謂戶樞。機謂弩牙。言戶樞之轉或明或闇。弩牙

之發或中或不猶言行之從身而發以及於物或是或非也。張良見留侯世家。後漢書鄧禹傳禹見光武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海內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又光武紀世祖光武皇帝南陽蔡陽人。唐書狄仁傑傳字懷英天授二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庶不祔。姑后感悟故卒復唐嗣。則天奪唐僭號。

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澁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湯賓尹評。本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奸偽萌起。上下相迫。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抹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論志

朱伯賢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

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推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此志之在視夫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此皆志之失者。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道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賁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志之係

周故曰借周之數
子者之是也見莊
子執與執同盤
樂也中庸事前定
則不殆晉楚之富
見正編

於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
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

鄒東郭評

此篇文簡而意盡可
以風人之冗作者

張洪陽評

簡短之文一難于盡意二難于精采三復
難于警健此作詞意周盡而光米煥發有
頓挫有起伏有波瀾而警策勁拔
處尤有紆餘曲折之態真作手也

許賴陽評

無可喜無可怒平平
正正要亦當于理耳

茅鹿門評

古色古貌鬱鬱蒼蒼誰謂藥
煮銅器不似個三代法物耶

錢豐寰評

此篇以志字直貫到底後學
熟此步驟當為場屋中利器

標箋續文章軌範卷之四 畢

